

# 清代廢園書寫的園林反省與歷史意義

侯 迺 慧\*

## 摘 要

清代的園林文學大體上雖承襲了傳統園林文學的內容與風貌，但是也有其特出的表現，其中最具特色的一類，當屬廢園文學。在歷經了宋明兩代的鼎盛之後，清代出現了很多廢園書寫的詩文作品。以此為研究對象，本文首先說明清代常見的廢園遊憩現象，並分析其遊憩廢園的原因。在此背景之上，探討廢園書寫中的硬體景象，從而反省園林要素與自然人文之間的對應關係。接著分析廢園書寫中的情意主題，說明其中的哲理領悟與懷古結構。對廢園遊憩現象與廢園書寫有了基本的認識之後，本文進一步剖析清代園林文學中常常表現出強烈的荒廢意識，文士們在園林興盛之際，往往會預想將來荒廢的事況，並在園記中不厭其煩地記述其荒廢的歷史；顯見清代文士潛在的無常感與荒廢意識。最後總結地探討清代廢園書寫所寓含的意義，包括園林本質意義的省思與園林發展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清代 園林 廢園 園林文學 懷古

---

95.07.04收稿，95.11.24通過刊登。

\*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園林荒廢意識的歷史積澱

在清代之前，整個中國園林文化的發展，都是以遊賞名園、美園、盛園為風尚。在造園師精心的設計與園主細致的整理之下，人們賞園林優美的景色，遊園林趣味的空間，契園林天人合一的境界，享園林幽深寧謐的境質。整個園林遊賞歷史一直是生氣活潑的；縱使是實踐隱逸意義的園林主流文化，也仍然在寧靜恬適的情境中盈溢著明照的生命力。而所有的園林書寫也都在歌讚不同的生命趣味與生命意境。

但是發展到了清代，上述這樣的園林文化傳統雖然仍在進行，卻同時出現一股特別的遊賞之風和情調迥異的園林書寫：就是遊憩已經荒廢的園林，以及在文學作品中對園林荒廢的強調與預見，顯現出清代園林文學中特有的荒廢意識。這種現象在有清以前實已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澱，才逐漸成爲一種常見的明意識。

園林載體既然是由諸多物質性要素所建構而成，在漫漫時流的沖蝕下，必然會因自然因素或人爲因素（詳下文）而有所老舊破損或傾圮壞廢。所以常態下，園林只要有所新建，壞損的命運就不可免。職是，在園林發展的漫長歷史上，所產生過的廢園必然是爲數眾多。但是，在園林興盛之前，亦即宋代之前，園林尚未大量出現，所以園林的荒廢往往是個別的現象，不會引起普遍的關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較多荒廢園林的應屬唐末五代時期的洛陽，此在《洛陽名園記》的序與論之中可見一二。不過因爲：第一，這是洛陽一地的特殊現象；第二，這些園林都屬「公卿貴戚」所有，尚未普遍於一般士商；第三，這是由於朝代更迭時戰亂兵火的強力摧毀所造成；第四，宋初正是園林方興未艾之時。這四個原因同時存在，所以文人心中尚未生起明顯的園林荒廢意識。

宋代既是中國園林史巔峰期的開端，那麼，到了明代，大量的廢園就會出現。在明代文人的園林書寫中，確實出現大量的廢園題材，其頻繁程度遠遠超過其前的唐宋兩代。雖然此時的園林書寫呈現出對園林空幻的認知，但是正處園林發展巔峰期，明代文人不但正視園林空幻的問題，而且積極開展出一些對治幻化的方法。他們或者以轉換園林存在的形態來避免園林的頹敗，如汪汝謙的不繫園，此可參閱曹淑娟的〈園舟與舟園——汪汝謙湖舫身份的轉換與局限〉；<sup>1</sup>或者在明代園林正欣欣向榮發展的整體氛圍中，以其樂觀的希冀，大量

1 《清華學報》36卷1期（2006），頁197-236。

地藉由園林題記與園林圖畫的創作來永存園林的面貌與園主的精神，此可參閱侯迺慧〈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以明人文集的呈現為主〉一文。<sup>2</sup>

可以說，明代文人在比較大量的園林荒廢事實中，確實認知到園林荒廢終將成真，但是他們還有強烈的企圖心去對抗這個事實，用人為的力量去彌補。所以，園林的荒廢意識並沒有成爲一種強烈的明意識。而且，在當時，仍有大量藝術造詣超逸的園林作品不斷在新增之中，大家仍浸淫在遊賞佳園名園的悅樂之中，少有遊歷廢園的動機（清人遊廢園的原因詳下）。所以相較之下，明人遊歷廢園的事況不但少見，而且對廢園的直接書寫也少。<sup>3</sup>

到了清代，大量廢園再度產生。這種現象已不是偶發的事件。清代文士從漫漫的歷史長河中已經看到園林荒廢的史實屢次發生，了解那是不可對抗的事實，而且又在親自遊歷廢園的情境中加深了幻化的悸動。可以說，清代文人的園林荒廢意識不但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唐宋以來歷史積澱的結果。

在清代的園林文學作品中與廢園相關的詩文大約有兩百篇；<sup>4</sup>如果加上大量的「重修某園記」或「重修某亭記」等一類的作品中對園林荒廢歷史的記述，則數量更爲可觀。

廢園書寫的前提是廢園遊憩活動的發生，故在探究廢園書寫的內容之前，必須先簡述並說明清代的廢園遊賞概況。查慎行有〈拂水山莊〉詩三首，雖然詩題顯現出的只是一般園林的吟詠，但第一首有詩句云：「名園未到已神傷，指點雲山入渺茫。老屋尚支秋水閣，墓田新拆耦耕堂。……猶有游人來買醉，兩湖煙月屬鄰莊。」<sup>5</sup>「名園」未到已神傷，表示遊園之前已知道名園荒蕪的事實；入園所見果然景物已非：老屋舊駁，廳堂新拆，園址部分已成墓田。這樣一座廢敗的園林，猶有遊人前來買醉，表示當時前來遊此廢園的人不只詩人一個。由此可知，遊憩廢園在當時確非特出的異行，而是一種平常的遊賞活動。

這些遊憩廢園的活動，有些是專程特意的安排，以廢園遊憩爲主要的目的。

2 《政大中文學報》第4期（2005），頁123-154。

3 所謂直接書寫是指遊歷某座廢園而直接描寫所見景象，明代文人所流露出來的園林荒廢的認知，往往是在園記或園林圖記寫作時，讚頌這些圖文作品足以對抗園林荒廢而長存不朽。

4 此爲全面翻檢清代文集所得。每一本文集中，查閱賦、記、序、跋、詩等部分的作品。

5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6，冊1326，頁214。

如蔣士銓〈烏龍潭訪汪氏廢園〉、<sup>6</sup>洪亮吉〈泛舟訪青山莊故址……〉，<sup>7</sup>由詩題中「訪」字可以了解詩人是有意地去拜訪廢園的，這表示他們對於廢園具有一定程度的興趣，也認為廢園有值得遊訪的地方。又如李調元有詩題為〈七月廿三日陳六邀同侍御劉乙齋……（共列七人名職）遊王家園〉，<sup>8</sup>從「邀遊」二字看來，此次遊賞這座「破蘚走青蛇，頹牆竄青鼠」的廢園，亦為刻意的安排。

較諸刻意安排還更為強烈的是陳作霖的〈尋小倉山隨園故址〉，<sup>9</sup>「尋」字描述的是，隨園的園址範疇及面貌已經嚴重損毀，不易辨識。但是詩人仍然基於特殊的情懷，堅持在「牽袂荒榛徑外纏」的艱辛情況下，費力地尋探這座荒廢的名園。這顯示出，清代的文士基於某些原因，把荒廢的園林也當作遊賞的對象，從中得到一些情意心理的滿足。至於原因為何，下節將會細論。

有時廢園的活動則是出於非刻意的即興。如胡天游〈尋春國郊不十里而近得故侯廢園〉，<sup>10</sup>是在京都尋春時，意外地發現了廢園，才進去遊憩觀覽的。又如陳玉璣〈秋杪同琅霞偶過蔣墅賀氏廢圃有感用工部江村韻〉，<sup>11</sup>則是偶然不經意地過訪廢圃。這些即興的遊訪活動，雖非特意地以遊廢園為主要目的，但是在發現廢園的時候，仍然願意進入遊觀一番，並且以之為題而書寫詩文，表示清代文士認為廢園有其可遊可賞可憩、可書可吟之處，有其特別的情致意境值得書寫。

正因為清代文士認為廢園有其可遊之處，也有其值得書寫的特別意境，所以有清一代的園林文學中，可以看到相當大量的廢園題材。他們不但敘述廢園的景象，緬懷廢園的繁榮過往，而且感嘆興衰的無常，領悟生命與歷史進行的

6 蔣士銓著，邵海春校，李夢生箋，《忠雅堂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13，乙酉上，冊2，頁978。

7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鮚軒詩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卷8，冊87，頁487。本詩題目為〈七月十二夜偕孫大暨王吳二秀才易僧服泛舟訪青山莊故址薄暝銜醉歸仍至旗亭痛飲四鼓乃別〉，因題長，引錄時僅截略其要。

8 李調元，《童山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叢書集成新編），卷8，冊72，頁353。

9 陳作霖，《可園詩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卷23，冊1569，頁609。

10 胡天游，《石筍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卷7，冊1425，頁528。

11 陳玉璣，《學文堂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卷2，冊155，頁518。

軌則，甚至了然萬法空幻的本質，使整個詩文充滿了蒼涼的美感，懷古的情調與哲理的冷靜。最特別的是，這些廢園經驗深深地烙印在文士心中，以致於在創園之初或園林鼎盛之時，已預想將來園林必將荒廢的命運，從而影響他們的造園觀念與態度。他們也在園林書寫中，特意強調園林荒廢的歷史與過程，顯現出一股強烈的廢園意識。同時在興衰的回顧中，對於造園一事有了深切的反省，這些反省對於園林的本質與發展歷史深具意義。

因此，本論文的重點有七：一、說明清代遊賞廢園的現象，二、說明廢園的定義與成因，三、說明清代廢園的硬體書寫，從而呈顯清人遊賞廢園之因及對園林要素的反省，四、說明清代廢園的軟體書寫，懷人與懷古的情意主題與特有的結構特色，五、說明廢園懷古的哲悟與反省，六、論證清代文士的園林書寫中特別強烈的荒廢意識，七、最後總結地討論清代廢園書寫所寓含的本質意義與歷史意義。

## 二、廢園的定義及成因

在進入下文之前，先界定廢園。所謂的廢園，指的是：一般定義下的園林實體，<sup>12</sup>因為時間因素及人事變化而無人照料，終致荒蕪廢敗。這樣的園林實體或者空間範疇可能沒有改變，仍然是完全與外隔離的獨立空間；也可能已是牆傾屋倒，園林邊界不清的空間；甚至可能是面目全非，但其地曾為某園是可辨識、可確定的。這些廢園在當時最常稱為「廢園」、「廢圃」（如上引詩題），有時稱為「荒園」、<sup>13</sup>「野圃」，<sup>14</sup>或是「某園廢址」、<sup>15</sup>「某園故址」；<sup>16</sup>很多時候則是直稱「某園」，雖然看不出其為一般園林或廢園，但細讀詩文的內容則可確定為廢園，如姚鼐〈從千佛寺過洿突泉暮飲張氏園〉，詩句有「卻入

12 多指具有建築、山石、水景、花木和布局等五大要素而可居息、可遊賞的藝術空間，可參見中國園林相關的著作。

13 如劉揆，〈荒園〉，《玩草園詩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無卷數，冊156，頁29。

14 如吳錫麒，〈八月十四日查小山招同人載酒出右安門至草橋飲于丁氏野圃〉，《有正味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卷11，冊1468，頁477。

15 如陳作霖，〈遊方氏藿甘園廢址〉，《可園詩存》，卷23，冊1569，頁610。

16 如洪亮吉，〈七月十二夜偕孫大暨王吳二秀才易僧服泛舟訪青山莊故址薄暝銜醉歸仍至旗亭痛飲四鼓乃別〉，《洪北江詩文集·鮚軒詩卷》，卷8，冊87，頁487。

荒園洗盞坐」，可知張氏園為廢園。<sup>17</sup>又如周容〈陽羨吳園〉一詩，從詩題看來似是書寫一座普通的園林，但是細看內容卻是「當日琴牀淨，即今綵女蘿。舞鶴何處去，蒼鼠窺人過」，<sup>18</sup>足見所謂的陽羨吳園即是一座廢園。上節所引李調元所遊的「王家園」也是剩下青蛇、蒼鼠與頹墻的廢園。由此可知，清代許多書寫廢園的作品並未在標題裡顯示出廢園的事實，必須細讀內文方可辨識出，這些都是本文重要的研究資料。

大抵稱某園、廢園（圃）、荒園（圃）、野圃者，多為園林要素仍在且面貌可辨，只是荒蕪破敗了；而稱廢址、故址者，則多為園林要素已失，園林面貌不復可辨，或者面目全非。以上都是本論文所研究的廢園。

至於廢園的大量出現，就歷史的發展軌則來看，應該發生在園林興盛之後；在中國歷史上，是明代開始出現大量的園林幻化的現象和書寫。<sup>19</sup>而清代則進一步地將廢園當作可遊可賞的對象，正視廢園所含蘊的特殊美感，從中感發出諸多的情意主題。而明清兩代的大量園林幻滅或廢園存在的現象，正是宋明兩代園林鼎盛後的必然結果。

從廢園產生的原因來看，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有宋的鼎盛之後，必然會出現大量廢園。

園林荒廢的原因可簡略分為人為與自然兩大因素。人為的因素主要是戰亂兵燹，有時則是遷徙移居的人事變動；自然的因素則是時間造成的不可違抗的人事遷異。以清代園林作品為例：

余頃年遊吳越間，見兵殘尤甚。求所聞向時園林有名者，蕩為荒墟，未嘗不歎息。（吳敏樹〈恬園遊記〉）<sup>20</sup>

余維兵興以來，江南戶口凋殘，巨室、名園、美舍咸委灰燼。當日壯觀十不存一。（王先謙〈重修寄園記〉）<sup>21</sup>

17 姚鼐，《惜抱軒全集·詩二》（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冊553，頁4。

18 周容，《春酒堂詩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卷1，冊1153，頁188。

19 關於明代園林的幻化現象和書寫，本人另有專文討論，為國科會九十一年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一，見註2，頁123-154。

20 吳敏樹，《梓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卷11，冊1534，頁258。

21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臺北：文海，1971，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卷13，冊681，頁889。

由正街之西有廢墟焉。先君子嘗指以示余曰：此吾家故園也。汝曾大父自桐遷金陵，實始居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賃園，無主，長廊曲檻、軒亭花石遂盡於居民之毀竊，而荒穢至此。（方苞〈將園記〉）<sup>22</sup>

舊有園十餘畝，前撫部某公題曰抱甕。歲久不修，傾圮蕪穢，不復可游。（管同〈抱甕園游宴記〉）<sup>23</sup>

園為前明中山王西園故址，荒廢已久。（黎庶蕃〈寄題胡煦齋愚園序〉）<sup>24</sup>

前兩則敘說園林因為兵火戰亂而咸委灰燼，蕩為荒墟。這種戰爭因素常常是破壞力強大，在短短時間內便使大量園林毀敗，十不存一。第三則是方苞家的將園，在主人遷居、出賃未果的情形下，無人照管，而遭到居民的毀壞竊取，終至荒穢為「廢墟」。這種原因在歷史上比較少見，基本上它肇因於人事的變動，在易主的過渡期遭受外力破壞，所以在本質上與兵火戰亂相似。只是，一個是改朝換代過渡期造成的外力破壞，一個是改換主人過渡期所造成的外力破壞；前者往往是大量園林一起毀壞，後者則是單一個別的狀況；它們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廢園。

後兩則卻是因為歲久時移，人事遷變，以至於園林傾圮荒廢，這種因素常常是破壞力隱微逐漸，需要漫長時間的侵蝕，才會出現荒園廢圃。人為戰爭多半是改朝換代時的特殊干擾；時間因素則是任何時期都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歷史上並沒有任何一座園林未經歷過荒廢的命運而長存至今。即使現存的古典園林作品也都經過重建異主。所以園林荒廢的現象實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成、住、壞、空正是萬法存在的法則。

### 三、廢園的硬體書寫：遊賞廢園之因與園林要素之反省

清代廢園書寫中最典型的作品情調當然是荒涼淒清、一片感傷，這是可以想像與理解的。例如：

22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望溪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卷14，冊83，頁206。

23 管同，《因寄軒文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卷5，冊1504，頁489。

24 黎庶蕃，《椒園詩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叢書集成三編），卷4，冊45，頁523。

斜陽荒圃古城西，薺麥霜苗細綠齊。百口淒涼賓客散，何人還解韭萍藿。（陳廷敬〈荒圃〉）<sup>25</sup>

青山莊廢花石移，白雲渡近烟波迷。素交重訪半為鬼，黃壚一醉曾如泥。（孫星衍〈延陵話舊〉）<sup>26</sup>

亂後園林鶯坐歎，劫餘花木蝶來愁。夕陽難遣荒涼景，舊雨重尋汗漫遊。（李湘藻〈重過蔗園〉）<sup>27</sup>

寂寞青門後，遺園聽客看。秋風生石戶，春雨黯銅官。（侯方域〈陽羨過陳青門廢園〉）<sup>28</sup>

不知頽廢自何年，一片傷心到目前。戰後河山非故國，記中花石尚平泉。煙埋平碧迷芳草。……（查慎行〈留守瞿相國春暉園〉）<sup>29</sup>

斜陽、烟迷、風生雨黯等淒迷景象點染出令人傷心寂寞的一片荒敗氛圍，但從詩中可以看出這些荒涼氣氛並非完全因為斜陽等自然的天象氣候所致，主要的還是「花石移」等園林硬體要素的消損衰敗，還有「賓客散」、「素交為鬼」等人事變化，才是園林荒廢的重要原因，也是興起文人慨嘆情感而發為詩文書寫的內在動機。因此，清代文人的廢園書寫，就其內容來看，大體有兩條關切的主線：第一條是關切園林中硬體造設的荒敗，從其園林硬體書寫中可以看到園林各要素在時流沖汰下的變化，提供了深入認識園林各要素的新觀點。這種通過漫漫時流來回視園林要素的觀點，足以成為造園反省的重要參考。第二條是關切園林的軟體文化，包括園主與遊客的主體情意與文化活動在漫漫時流中的處境。這一類作品往往使廢園書寫走入懷古主題，而且在懷古中對園林人事與園林生命有了新的領悟與反省。本節先探討第一條關切主線。

廢園硬體書寫中存在著正反兩面的情意因素，正面部分是廢園之美的賞詠，負面部分則是園林硬體要素易衰損壞滅的反省。

25 陳廷敬，《午亭文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8，冊1316，頁116。

26 孫星衍，《孫淵如詩文集·冶城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卷下，冊88，頁256。

27 李湘藻，《蒙岡詩集》（清光緒三三年刊本），卷6，冊5，頁4。

28 侯方域，《壯悔堂集·四憶堂詩集》（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卷6，冊526，頁4。

29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16，冊1326，頁214。

### (一) 廢園的花木之美：遊賞廢園之因

廢園雖然荒蕪敗壞，卻也有其吸引人進入遊賞的魅力。清代的廢園書寫中關於硬體的園林要素部份，仍然具有引人欣賞的魅力者為花木，例如吳錫麒特別到〈汪氏廢園觀荷〉，<sup>30</sup>看到廢園中的荷花「依舊名花照眼新」；陳作霖有〈鄰園看牡丹有感〉詩云：「荒園也把韶華駐」。<sup>31</sup>說明了園林雖已荒廢，但花朵卻能繼續依循著季節而生長、而綻放、而燦爛耀眼。即使是以描寫蒼涼悲淒氣氛為主的詞作，呈現出的廢園景象還可看到：「晚煙綠染冥冥雨，向梨花吹去。東欄人立，一般如雪。」<sup>32</sup>梨花如雪一般地被風吹落，其紛繁不斷的景象雖然蕭颯，卻不難想見其在仲春之際必然盛開欣榮，明美動人。然而不論盛開或飄零，不論照眼或如雪，一樣是動人的美景，都是廢園仍能吸引遊人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而大部分的時候則是因為數量龐大、繁茂蓊鬱的花木群，例如：

有樓半無窗，假山剩嵒岬。鼯鼠拱相向，蝙蝠飛已疾。回視廊深處，花木尚稠密。（李調元〈復偕周松岑遊吉氏園分韻得吉字〉）<sup>33</sup>

簷畔草封新履跡，壁頭蝸沒舊題詩。破籬漫繞千竿竹，荒徑猶開一樹梨。（萬斯同〈初至西園〉）<sup>34</sup>

藤陰漠漠餘花紫，梧徑離離夕照黃。……惆悵柳圍今合抱，攀條人去幾何時？（查慎行〈拂水山莊〉）<sup>35</sup>

蕭蕭紫竹林，林外藕花深。地是弇園舊，人將謝墅尋。（張九鉞〈偕劉萃園訪弇州山人故宅〉）<sup>36</sup>

在中國園林的基本要素中，花木比起建築、山石、水景與佈局等其他要素更為

30 吳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9，冊1468，頁459。

31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9，冊1569，頁530。

32 吳錫麒，〈賀聖朝·過廢園有感〉，《有正味齋詞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卷4，冊1725，頁482。

33 李調元，《童山詩集》，卷14，冊72，頁375。

34 萬斯同，《石園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卷1，冊155，頁59。

35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16，冊1326，頁214。

36 張九鉞，《紫峴山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卷17，冊1445，頁49。

自然、更少人工的造設。在中國園林追求順應自然、凝縮自然的美學原則中，花木是比較不必費心斟酌設計的；而在園林完成之後，景觀的維護與持久性，也是花木勝於其他，更且時間愈長，花木長得愈蒼鬱深幽。所以當所有人事變遷，不復有園匠維修、園丁照料時，花木多半可以繼續生長繁茂，可以依循時間的更迭而欣榮、而展現其特有的季節美景；而這些日益繁茂的花木正符合中國園林的幽深、寧靜、清涼、自然等境質的審美要求。所以在上引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園已荒敗，蝙蝠自在去來，但是仍可見到花木稠密，千竿竹繞，藤陰漠漠，梧徑離離，柳圍合抱，藕花深密。即使只是這樣的內容，也足以成爲一個美好的景觀，這應是廢園足堪遊賞的原因之一。

在歷經長時間的生長之後，花木不僅在數量面積上會繁茂增生，而且在形態質地上也會變得粗糙厚韌，給人一種蒼老的感覺。所以廢園中的花木也往往具有蒼老的特色，如：

無人亭榭山茶老，有恨簾櫳海燕知。蟋蟀籬空黃葉滿，蠨蛸戶冷碧苔滋。（朱紫貴〈重過拙政園〉）<sup>37</sup>

穿橋新竹筍，破壁老榕根。宿雨荒池積，殘壘列石存。（姚瑩〈南漢藥洲在今學使後園〉）<sup>38</sup>

春暉尚有閒花木，一樣蕭條感客情。已無賓客共開筵，想像琴樽古木邊。（趙允懷〈瞿忠宣公東臯遺趾〉）<sup>39</sup>

臺荒還足眺，樹老恣相尋。往事休惆悵，登臨尚至今。（陳玉璣〈秋杪同琅霞偶過蔣墅賀氏廢圃有感用工部江村韻〉）<sup>40</sup>

古柳八九株，散石四五處。依稀池沼跡，野葛蔓平路。（趙允懷〈滄州東去十五里臨河廢園〉）<sup>41</sup>

這裡我們看到花木不管園主的消逝或他遷，也不管週遭園林的荒廢頹敗，只是兀自地生長增壽。所以文人們用「老」「古」等字來描繪這些花木。這應不是

37 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卷1，冊177，頁612。

38 姚瑩，《中復堂全集·復湘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卷5，冊53，頁1212。

39 趙允懷，《小松石齋文集》（清光緒15年重刊本），卷1，冊3，頁14。

40 陳玉璣，《學文堂詩集》，卷2，冊155，頁518。

41 趙允懷，《小松石齋文集》，卷4，冊4，頁10。

誇飾而成的老樹，就像王德溥在〈（養素園）十景舊作〉中追述他的養素園之前為金氏的「友莊庵」，曾有十景。在歷經變化遷易之後，成了王德溥住宅西的五畝地。可是這五畝地上猶有「階前老樹多近百年」。<sup>42</sup>顯示出廢園裡的花木可以在無人照料的情形下，兀自存活，愈加老大，終而成為古木。最典型的例子當是閱歷過多個朝代的古木：方苞〈封氏園觀古松記〉所見的古松有「五百餘年」，<sup>43</sup>而姚鼐〈瞻園松石歌為陳東溥方伯作〉所歌詠的古松「傳是宋元」時代所植，<sup>44</sup>這更說明了花木可以穿越長長的時流，走過朝代的更迭。他們的存在超越了園主的生死和園林的興廢，因而也成為廢園中足可觀賞的特殊景物。

古老的事物大多佈滿斑駁、皺紋，充滿時間所留下的痕跡，所以給人強烈的歲月悠悠積澱的感受，引發人思古之幽情。尤其是像花木這些具有生命者，古老的神態更是給人一種閱歷久遠、容受風霜、飽經滄桑的感受，彷彿他們正是人事變遷、園林興廢的見證者。所以文士在廢園中特別恣情地尋訪古木老樹，對這些蒼老的花木總是投以深沉的情感，並開展出一連串老木閱歷園林繁盛景象的想像。從美學的角度來看，古老花木具有蒼老適勁的神態之美，足堪品味鑑賞；從情意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古老花木身上則含具園林生命與人事興衰的縮凝剪影，足堪憑弔慨嘆。這些美學和情意內涵是文人們遊賞廢園時的心靈感動。

蓊鬱茂盛、古老適勁的花木可以使園林更加清幽深僻，具有沉靜境質的作用。猶如蔣士銓〈冒雨獨遊秦氏寄暢園〉所領受的：「滿塢秋香掩圖畫，兩朝喬木占幽偏。主人卅載明光裡，騎鶴歸來定黯然。」<sup>45</sup>歷經兩朝的古木使這座久已荒涼的園林顯得更加幽深。除了幽深之外，蔣士銓還描寫另一座廢園的花木：「風潭百頃木千章，一丈荷花十頃香。天入夏時無暑到，水當深處有藏龍。」<sup>46</sup>千章樹加上十頃荷，使得夏天毫無暑氣，這座廢園整體盈溢著的是清涼沉靜。因此，有時候吸引文士們遊賞廢園的原因是廢園的整體境質，如：

繞逕高下行，疊級為梯階。雖無亭與臺，風景猶清佳。（陳作霖〈遊

42 王德溥，《養素園詩》（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卷1，冊116，頁597。

43 方苞，《望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8，冊1326，頁836。

44 姚鼐，《惜抱軒全集·詩四》，冊553，頁4。

45 蔣士銓，《忠雅堂集校箋》，卷13，甲申下，冊2，頁961。

46 蔣士銓，〈烏龍潭訪汪氏廢園〉，《忠雅堂集校箋》，卷13，甲申下，冊2，頁961。

方氏藿甘園廢址〉) <sup>47</sup>

湖山景固佳，荒園亦僻靜。暇日事幽尋，俗慮盡退屏。（陳作霖〈游傅氏廢園〉）<sup>48</sup>

荒園顧盼餘，景物何閒愴。於焉灑塵襟，俯仰極清覽。（劉揆〈荒園〉）<sup>49</sup>

雜樹浮雲薄，疏籬落照殘。生平愛幽興，深覺旅愁寬。（陳玉璣〈陶邱假宿何氏荒園〉）<sup>50</sup>

上公邸第舊西園，水石蕭然絕世喧。無復秋蘭被長坂，祇餘脩竹映朱門。（王士禎〈故中山西園〉）<sup>51</sup>

第一首敘寫廢園清佳可賞，從「雖無亭與臺，風景猶清佳」可以確定，清佳的風景絕非來自於建築物。佳，美好，指的是景色的視覺效果；清，則是園林的整體環境品質，是一種盈滿全部空間的清簡清新的質地。這種境質，根據上文所論，應是來自於繁茂蓊鬱的花木，有時則來自尚未壅滯的水景。第二首敘寫廢園的僻靜，可以尋幽，可以屏退所有的俗慮。這主要是因為廢園中沒有如織的遊客，較諸正值興盛的名園更顯僻靜幽寂，對那些喜愛幽寂寧靜、獨自品味花木美景的人士而言，廢園更能滿足他們心靈的需求。第四首的「幽興」與第五首的「絕世喧」有似於此。第三首詩欣賞的是廢園的閒澹與清覽，沒有遊客雜遝的步履，沒有應對酬酢的聲音，一切都是棄置在悠悠時流中自生自滅的景物，所以給人悠閒恬淡、無為自在的感受。這些清涼、幽寂、僻靜、閒澹的環境品質，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園林營造時所追求的，然而我們發現在園林荒廢之後，這些境質卻也跟著更加深化了，因此這些廢園也蘊具了一些吸引人的特質。

總之，清代文人對於廢園仍然懷有可遊可賞的心態，在實際遊賞的經驗中，他們也確實在廢園中欣賞到花木森密繁茂的幽深之美、古樸蒼老的歲月之美，而且在僻靜清幽的情境中享受到澄慮靜心的美妙感受。無怪乎汪琬在〈游京師郭南廢園記〉中記述遊廢園的情景：「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游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

47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23，冊1569，頁610。

48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4，冊1569，頁502。

49 劉揆，《玩草園詩鈔》，無卷數，冊156，頁29。

50 陳玉璣，《學文堂詩集》，卷2，冊155，頁519。

51 王士禎，《精華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6，冊1315，頁101。

襍花之間，予與二三子皆樂之。」<sup>52</sup>汪琬不是一次偶然的造訪這座廢園而已，而是屢遊其地，而且在廢園的偃松雜花之間，與二三好友相羊自在，箕踞安然，深得其樂。這是清代文士對於廢園的具體景色與境質方面的欣賞與遊歷經驗。

## （二）廢園建構的毀損概況

清代廢園書寫中最明顯具體的廢敗現象是建築物的殘破。比較輕微的殘破情況如：

有樓半無窗，假山剩嶙嶙。鼯鼠拱相向，蝙蝠飛已疾。（李調元〈復偕周松岑遊吉氏園分韻得吉字〉）<sup>53</sup>

亭榭荒涼半已空，一枝猶是報春風。須知自古調羹手，多在荊榛蕪沒中。（陳作霖〈廢圃梅花〉）<sup>54</sup>

這裡的建築主體尚稱完整，只是窗戶已遺失，室內傢俱擺設一應全無，是空蕩無人居住的狀態。雖然破敗的程度並不嚴重，但是因為建築是園林中唯一可以供人憩息居住的空間，所以即使只是無窗無傢俱，也意謂著已經無人居住，仍是園林荒蕪的重要訊息。

情形較為嚴重的是整個建築體斜欹傾倒，如：

山中猿雀拋離久，卅載復來園畔走。紅香亭暗綠閣傾，一壑一邱何所有？（洪亮吉〈十九日偕陳刺史明善同諧亦園夜宿即席賦贈〉）<sup>55</sup>

臺館亭榭歲久雖已傾欹，而階砌之間苔草皆有古意。（徐乾學〈賜金園記〉）<sup>56</sup>

敗瓦頽垣蝕蘚斑，一湖秋水尚潺湲。（黎庶藩〈王府園〉）<sup>57</sup>

這裡建築主體的形制結構雖然大體可辨，但是結構的局部已毀損，失去支撐其

52 汪琬，《堯峰文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3，冊1315，頁437。

53 李調元，《童山詩集》，卷14，冊72，頁375。

54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9，冊1569，頁529。

55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更生齋詩集》，卷3，冊87，頁599。

56 徐乾學，《憺園文集》（臺北：漢華出版社，1971，清名家集彙刊），卷25，冊2，頁1302。

57 題下原有註解：前明中山王徐達第，今已廢。黎庶藩，《椒園詩鈔》，卷2，冊45，頁494。

上結構的功能，以致於建築失去憑藉而倒塌傾斜，已經全然無法居住憩息了。<sup>58</sup>可以看出這三例中，建築破敗的程度較前二例更為嚴重，即使園內苔草古意盎然，其為廢園的事實非常明顯，所以可以證明建築的完整程度是園林興衰的重要指標。

最為嚴重的建築殘破莫過於以下的描述：

豈料探尋成瓦礫，兩年中已換滄桑。（蔣士銓〈烏龍潭訪汪氏廢園〉）<sup>59</sup>

老屋尚支秋水閣，墓田新拆耦耕堂。（查慎行〈拂水山莊〉）<sup>60</sup>

歲久不修，傾圮蕪穢。……其他亭榭，僅有遺址者，不復更作。（管同〈抱甕園游宴記〉）<sup>61</sup>

這裡有的建築體已全部瓦解，變成一片瓦礫。雖然建築的結構全然消失，但仍然留下散解後的瓦礫，尚有些許材料殘存。更為嚴重的情形是完全沒有任何遺材：其中有的是人為的拆解，改為其他用地，如拂水山莊的耦耕堂拆為墓田；有的卻是歲久不修、自然崩解，終至消失無蹤，如抱甕園中有些亭榭只有遺址。這些情形都是完全沒有建築局部結構了，可以想見園林敗廢的程度十分嚴重，面貌改易極大，所以給人滄桑的感慨。

山石可算是園林建構中最為堅固的存在者，這與以金石為亙古長存者的文學傳統完全相符。因為石頭的形質堅硬穩定，不易改變，所以在園林荒敗幻滅之後，往往還有山石遺物的流傳。例如：

中更寇亂陵谷變，摩天群峭無復存。孤亭已傾雙梓死，玲瓏何處尋雲根。竹居主人偶得此，云從園畔窺籬樊。（陳作霖〈張竹居得石筍上鐫江南第一峰五字云係聚峰園故物出以索題為作長歌〉）<sup>62</sup>

別開點點蘚苔斑，坐對巖巖冰玉顏。文字未磨千古劫，園林誰放廿年閒。（王先謙〈重葺署西寄園發土得數十石前賢所為詩記在焉……〉）<sup>63</sup>

58 第一例洪亮吉書寫的亦園裡，雖然綠閣已傾，但是紅香亭只是變得暗然而已，所以仍然可以夜宿其中。

59 蔣士銓，《忠雅堂集校箋》，卷13，乙酉上，冊2，頁978。

60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16，冊1326，頁214。

61 管同，《因寄軒文二集》，卷5，冊1504，頁489。

62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20，冊1569，頁593。

63 句下有原注：「同治四年重建學署，園迄未修。」見王先謙，《虛受堂詩存》，卷11，

園林裡的石頭有如第一例所述，以其峻峭瘦透等等姿態立為各式山峰，成為園中重要景觀，供遊客品賞神遊其摩天崢嶸的險峻山勢。從其號稱「江南第一峰」可以想見山石的珍貴及其在園中諸景中的重要地位；有的如第二例所述，被鐫刻了園主及遊客的詩作與園記，也成為一種蘊具時間歲月之美及詩情意境之美的園林景物。這些景物在園林荒廢已久之後，忽然從籬縫中、土地裡被發現。當園林的一切造設已變易荒毀時，山石仍可以其堅固的形質與靈活的移動性在人間留存而被傳閱，成為具有獨立價值的藝術品。較諸園林藝術，山石的存在似乎更為長久、更能超越時間的沖汰。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山石景物都能如此幸運地超越時流的影響，廢園中有時會看到這樣的山石：

地僻更愁人獨到，劫消猶有夢微存。藤身老覺難分樹，石勢危爭欲墮軒。（胡天游〈尋春國郊不十里而近得故侯廢園〉）<sup>64</sup>

牽袂荒榛徑外纏，礙鞵野筍泥中迸。蘩蘩壞石似崩山，皎皎清流疑對鏡。（陳作霖〈尋小倉山隨園故址〉）<sup>65</sup>

這裡的山石已經危搖欲墜或已崩壞，隨著園林一同殘敗了，似乎沒有保持它堅固的特質；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而是當初造園造景時，這些山石是被堆疊黏合成山形的，所以在經過時流的沖汰、風雨的吹打侵蝕之後，那些原本各自獨立卻被堆疊的石群自然就散解分開，假山也就消損頹崩了。但是個別的石塊本身卻仍堅固存留下來，上引詩句「殘纍列石存」最能說明這個事實：因為石頭質地的堅固，故能「列石存」；但因人工堆疊黏合的部份已崩解剝裂，所以成「殘纍」。所以在園林荒廢破敗的過程中，山石所崩壞的是人為堆疊出來的山「勢」，而非石頭本身的形質。然而山石雖存，山勢若亡，便失去它勝美景觀的優勢。由此可知，山石在中國園林中的價值，在於它的形勢之勝，一旦「巨石頹仆，小山藜翳於荒煙蔓草間」，就會「人跡罕至」（宋榮〈重修滄浪亭記〉）。<sup>66</sup>巨石從崢嶸挺立變成仆倒頹臥，小山從明秀清幽變成蕪蔓雜覆，即使巨石仍是原來的巨石，小山仍是原來的小山，還是乏人遊賞。嚴謹地說，這其實是園林勝「勢」的荒敗。

冊682，頁1497-1498。

64 胡天游，《石筍山房集》，卷7，冊1425，頁528。

65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23，冊1569，頁609。

66 宋榮，《西陂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6，冊1323，頁298。

所以園林中的山石景物在園林荒廢的過程中仍然顯現出一個現象：人爲力量造設的部分容易隨著時間而崩壞；自然生成的山石（石頭本身的形態就如一座峻峭的山峰者）則比較可以通過時間長河而留存下來。同樣地，這也證成人爲的造設較諸自然的生成更禁不起時間的沖汰與人事的更迭。

園林荒廢後的水景雖然有時候會乾涸枯竭，而呈現出「橫塘水涸煙雨荒」<sup>67</sup>的荒涼景象，但大部分的時候仍會留下水景的概略面貌，如：

暇日周覽其地，則垣墉隳夷，蕪穢盈溢。一池之外，悉無存者。（王先謙〈重脩寄園記〉）<sup>68</sup>

橫塘波影空如昔，噪盡官私兩部蛙。（洪亮吉〈重過廢園有感〉）<sup>69</sup>

宿雨荒池積，殘壘列石存。（姚瑩〈南漢藥洲在今學使後園〉）<sup>70</sup>

崢嶸怪石苔封洞，曲折虛廊水瀉池。（查慎行〈拂水山莊〉）<sup>71</sup>

卻入荒園洗盞坐，旁有小泉時復鳴。（姚鼐〈從千佛寺回過洵泉暮飲張氏園〉）<sup>72</sup>

王先謙敘寫寄園荒廢的情形，除了一個水池之外，其他的景物一概沒有留存下來。這個水池之景可算是寄園中最持久的景觀。而且荒園中的池塘仍有水影波光，仍有蛙鳴水瀉。這是因爲水池造景的工程主要是挖掘出一個凹陷的低地，再加以灌水而成。當園林荒蕪廢敗之後，池水會積滯污垢，甚至會完全乾涸；但是其低陷凹下的地勢卻大致不會改變，下雨之後仍會回復水池的形態，所以姚瑩描述說「宿雨荒池積」，顯示荒廢久遠的園池也可以因爲大雨而恢復景觀。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理解，園林水景中的水很容易隨著園林的荒蕪而消泯；但是容納水的池形或引水的渠道等地形卻較不易隨園林的荒蕪而消失。另外，因爲水的來源可以經由下雨或湖泉調節，所以園林水景也往往能通過時間長流而留存下來。然而較諸花木，水景不但不能增生繁茂，而且會有藏汙濁滯的問題。

### （三）園林要素的反省

67 洪亮吉，〈七月十二夜偕孫大暨王吳二秀才易僧服泛舟訪青山莊故址薄暝銜醉歸仍至旗亭痛飲四鼓乃別〉，《洪北江詩文集·附鮎軒詩卷》，卷8，冊87，頁487。

68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13，冊681，頁889。

69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附鮎軒詩卷》，卷6，冊87，頁466。

70 姚瑩，《中復堂全集·復湘詩集》，卷5，冊53，頁1212。

71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16，冊1326，頁214。

72 姚鼐，《惜抱軒全集·詩二》，冊553，頁4。

上論廢園書寫的內容提供我們一個觀看園林的不同視角，一個與興盛名園的遊賞經驗全然對反的視角。從廢園荒敗的結果來回視園林結構，我們發現兩個值得省思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建築物些許的殘失就給人破敗荒蕪的感受？對這個問題加以省思之後可以對園林建築得到兩個啓示：

一，建築是為園林要素中最為具體（相對於空間布局而言）、全然人為（相對於花木、水、石而言）的產物，既為全然的人為產物，就極需要人為的維護與整理。當人為力量全然退出園林之後，建築物也就會最快地顯現出衰損破敗的跡象，較諸其他自然要素或抽象要素，建築更禁不起時間的沖蝕。就像徐乾學〈賜金園記〉看到的：「臺館亭謝歲久雖已傾敝，而階砌之間苔草皆有古意，藥欄藤架竹坡蓮渚，舊蹟依然。」<sup>73</sup>這麼強烈的對比景象正是這個啓示最好的見證。而且越是構造繁複的建築體就越是如此；相反地，構造簡單自然者越不需人力的維修，也就越能禁得起時間的沖蝕，所以上引詩句有「臺荒還足眺」的描述。因為臺的構造簡單，主要是依憑地勢的高敞，所以建築體的毀壞也不足以消失其眺望的功能。總之，廢園的面貌帶給我們的啓示是，愈是自然的景物，愈能屹立於時間的長河中；愈是人為的景物，則愈難超越時流的侵蝕。

二，在中國園林美學理論中，一再強調「山水是主，建築是從」<sup>74</sup>的原則，認為園林的存在旨在縮凝自然、再現自然，因此，建築物這個全然人為建構的園林要素絕對不可太過顯露、龐大，必須掩映在花木山水之間。然而再深一層省思，園林不同於自然山水之處，在於它是人居遊的場所，是為人而造設而存在的。雖然一切以依循自然為最高原則，但是回歸園林最初的造設動機，人的主體性需求終究才是統攝性的指導原則。從這一層意義來看，建築是園林中的休憩所在，也是欣賞園林景色的重要視點所在，人們往往是從亭臺閣榭的地點向外欣賞園景，所以建築物實在是人的園林印象與園林情感的重要出發點，許多園林景點景觀的設計也是面向建築的角度來展現。因此，就人的立場而言，建築可謂為園林中的靈魂之窗、情感之窗，建築與園主、遊客的關係較諸其他園林要素更為密切。所以當園林主人不復存在時，最最敏銳且直接反映出來的便是建築物。

我們可以說，園林諸要素中，當屬建築物與人的依存關係最為緊密。

第二個問題是：在時間因素影響下的園林結構，愈是自然天成的要素愈能

73 徐乾學，《憺園文集》，卷25，冊2，頁1302。

74 可參閱相關著作如金學智，《園林美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0），或劉天華，《園林美學》（臺北：地景企業公司，1992）。

持久長存，而愈是人為造設的要素受時間沖汰而衰敗的影響也愈強烈。這是清代廢園詩文的敘寫中呈顯出的現象；然而這些現象的敘寫與強調也可能源因於清代文人在廢園的遊賞經驗中特別關注人為造景的現況。因為在廢園景物「自然／人為」、「存／滅」、「常／變」的對應關係中，特別能突顯作為園林造設藝術與遊賞藝術的主體與關鍵的人類，多麼禁不起時間流動與人事遷變的沖汰，這正是廢園書寫的情感焦點。所以清代廢園書寫中呈現的「自然／人為」、「存／滅」、「常／變」的對應關係所蘊具的深層意涵，應該是文人對廢園投注的情感在潛意識中仍主要投射向「人」的存沒，文人真正關注的仍是園林主人（與遊客）。畢竟，園林的造設是為人而存在的，當人不存在時，園林的存在也就失去意義；究竟地說，園林硬體建設的興廢本身並非文人情感關切的所在；但是因為人為造設的存滅往往是園主存歿的重要指標，也因文學情境的鋪寫需要大量的意象，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總之，就是因為以「人」為關注核心的情感取向，使得廢園書寫中盈溢著人文造景荒敗而自然景物常存的對比。

#### 四、廢園的軟體書寫——懷人與懷古

如上節所論，廢園硬體書寫中的感慨，其內在最深沉的情感其實是投射向人（園主與遊客）的。可以說，對於人的關切是園林情感的出發與歸向。因此在廢園的軟體書寫方面，一個比較基本的情感是懷人，另一個更寬廣遼遠的情感則是懷古。從而興發出近似哲悟的人生反省。

##### （一）懷人主題

在懷人方面，最常見的當屬緬懷廢園的主人，如：

地是弇園舊，人將謝墅尋。煙雲垂老業，壇坵一生心。太白山人在，應聯泉下吟。（張九鉞〈偕劉萃園訪弇州山人故宅〉）<sup>75</sup>

簡齋罷官非老病，急流勇退年猶盛。買得名園近小倉，疏花瘦竹交相映。……奈何轉眼換滄桑，望望峰坳幽且曠……賢孫幸已繪新圖，故老尚能談舊政。……（陳作霖〈尋小倉山隨園故址〉）<sup>76</sup>

廢池浴獨鶴，亂藤嘯山鬼。堂堂太傅公，平蠻功最偉。雲霄史臣筆，

75 張九鉞，《紫峴山人全集》，卷17，冊1445，頁49。

76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23，冊1569，頁609。

風雨群小誹……（厲鶚〈沉襄敏公東涼山別墅晚眺〉）<sup>77</sup>

幔亭久斷曾孫宴，騎省飄零異代書。佛火通宵僧住熟，漸無人識舊相如。（黎士弘〈林草臣何紉秋邀集彭石鐘鰲峰草堂過兩徐先生舊宅限韻〉）<sup>78</sup>

彈指滄桑遺跡少，客來愁絕問松關。辛苦揮戈學魯陽，當年留守事淒涼。……遺墟何處堪憑弔，寒菜連畦染早霜。（趙允懷〈瞿忠宣公東臯遺趾〉）<sup>79</sup>

面對曾經名擅一時的廢園舊宅，文士們自然會懷想起與這些名園共負盛名的園林主人。無論是像明代寫園記多篇的弇州園主王世貞，或像有清寫作園詩無數的隨園主人袁枚等著名的文士；或是像沈襄敏公、瞿忠宣公這樣建立輝煌武功的武將，都在他們的生命中，費神建造了優美園林，也都在這些園林中留下足跡與生命精采的片段。可以說，園林與這些名人園主是共時俱在的。另外，也因為當園主不復存在於人世時，園林也隨著荒蕪淒涼，顯示出園與人的休戚與共。基於這兩個原因，當文士來到已然荒廢的舊園時，很自然地會懷想起已去的園主。其次，園林最初的存在是為了提供園主居息遊賞而設的，當園主不復存在時，園林也就失去它最初的意義與價值，所以來到荒寂的園林時，文士們自然而然地想起孕育經營這座園林的主人，從而使整個詩作的主題集中在懷人而非寫景。這些詩的情感重點在於追憶園主的舊政景行或平蠻偉業，眼前的園景大多只是一個觸情的媒介而已。由於情感重點在懷人，所以較諸上節所論的廢園硬體書寫作品，這一類詩文所蘊蕩出的寂寥淒涼更為深重。

園主個人與家族的盛衰深深地影響了園林的存廢，而園林的存廢則進一步影響了遊客遊園的機會，所以廢園軟體書寫中也可以看到對過去遊園者的懷想與感慨，如：

斜陽荒圃古城西，薺麥霜苗細綠齊。百口淒涼賓客散，何人還解韭萍齏。（陳廷敬〈荒圃〉）<sup>80</sup>

自昔園林同傳舍，於今樹石又平泉。……我向回廊久延眺，昏鴉一

77 厲鶚，《樊榭山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卷7，冊1328，頁99。

78 黎士弘，《託素齋詩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4，冊233，頁530。

79 趙允懷，《小松石齋文集》，卷1，冊3，頁13。

80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8，冊1316，頁116。

一下松巔。（朱紫貴〈重過拙政園〉）<sup>81</sup>

想當經營初，手自種花藥。不知幾賓客，來此共酬酢。前塵墮空虛，  
餘景就頹落。（查慎行〈偕荊州兄過一莖庵飲香林亭下次韻〉）<sup>82</sup>

對於園客的懷想其實並不是對過去曾經遊園的某個（些）人的特別懷念惦記，而是對於園林過往歲月中鼎盛繁榮的景象的追憶或眷戀，以昔日聚同宴集的盛況來對比當今的空虛頹落，更為增添人事無常、世事滄桑的感慨。因為賓客宴集酬酢往往是園林主人邀請所致，所以懷想賓客盛會，其實也是對園林鼎盛生命的眷懷，同時也是對園主逝亡的感傷，所以上引三詩都在熱鬧歡樂的追想之後以落寞作結。

有時廢園書寫中的懷人，並不特定懷念園主或賓客，而是較為抽象平面的人，如：

端居懷古人，撫卷有深感。（劉揆〈荒園〉）<sup>83</sup>

全盛知誰日，傳聞近百年。（陳玉璣〈秋杪同琅霞偶過蔣墅賀氏廢園有感……〉）<sup>84</sup>

惆悵柳園今合抱，攀條人去幾何時。（查慎行〈拂水山莊〉）<sup>85</sup>

這裡詩人在對廢園的鼎盛時光進行想像時，所懷想的人更為模糊，不特定是園主或某位園客，只是過去曾遊賞此園如今卻已不存在的人，所以只吟唱著懷古人，只懷想著當年在此攀條的人們，卻不知他們是誰。如此一來，人的存在更為渺小，在整個時間的洪流中，人已消逝得連名姓事蹟都無所遺留，彷彿在歷史中不曾存在過一般。當時人與園景共時存在，如今園林雖已荒廢蕪敗，但大抵的遺跡仍然存在；唯獨人的存在完全消逝無蹤，了無痕跡，兩相對比，更形突顯出人的脆弱。這樣的懷想已更加貼近於懷古的主題了。

## （二）懷古主題

清代廢園軟體書寫中的第二類主題便是由懷人進一步擴展出來的懷古主題。

81 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卷1，冊177，頁612。

82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27，冊1326，頁348。

83 劉揆，《玩草園詩鈔》，無卷數，冊156，頁29。

84 陳玉璣，《學文堂詩集》，卷2，冊155，頁58。

85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16，冊1326，頁214。

懷古意識顯發的前置階段是時間意識先被喚起，所以清代廢園的書寫中，我們可以看到貼近於懷古的時間感懷主題，如：

垂楊似我荒寒甚，閱歷西風二十年。（吳錫麒〈八月十四日查小山招同人載酒出右安門至草橋飲于丁氏野圃〉）<sup>86</sup>

坐閱滄桑五十年，不知顏狀已蒼然。（查慎行〈過文與也竹塢草廬〉）<sup>87</sup>

十年老盡看花人，依舊名花照眼新。（吳錫麒〈注氏廢園觀荷〉）<sup>88</sup>

老去園丁變樵叟，橫塘水涸煙雨荒。（洪亮吉〈……泛舟訪青山莊故址……〉）<sup>89</sup>

往事侵尋歲月深，舊栽梧竹未成林，（彭孫適〈題柴氏園亭〉）<sup>90</sup>

懷古詩是面對古蹟而興發感懷，感懷歷史的人事、過往的繁盛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無蹤，因而興起無限的感嘆。而這一切的演變都肇因於時間的流動不止，所以時間的意識是這一類懷舊懷古主題必然伴隨而生的情感。這五首詩都是面對眼前廢園殘留的景物，想到這些景物並沒有隨著人事的變遷與其他園景一起消逝，便不覺感到眼前景物的強韌持久，經得起時流的沖蝕，自然就會在今昔的對比中屈數這些景物已歷經多少歲月。不管是歷歷可數的閱歷二十年、「坐閱滄桑五十年」、「十年老盡看花人」，或是不確定年數的園丁老去、「歲月深」，都非常明顯地挑起了詩人的時間意識。詩人的潛在心裡興起了一種強烈的對比：垂楊荷花與梧竹橫塘穿越過時間長河，一路上看著人的一切活動與造作出的事物不斷代謝變遷，在存留者與變幻者的對比下，時間的存在就被突顯出來。然而只要一面對時間，人就特別無奈，只能在感懷中喟嘆，因此這一類廢園詩文也就特顯蒼涼悲傷。

當時間意識隱藏在對古人古事的感懷與今昔對比的背後時，詩文的重點就衍生為懷古主題了。清代廢園書寫中直接點出懷古的作品如：

季子不可作，名園蕩無存。誰歟始亭者？懷古意何敦。（王先謙〈寄

86 吳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11，冊1468，頁477。

87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18，冊1326，頁237。

88 吳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9，冊1468，頁459。

89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附鮎軒詩卷》，卷8，冊87，頁487。

90 彭孫適，《松桂堂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冊1317，頁68。

園雜詠·存雪亭〉)<sup>91</sup>

園亭何止一莊荒，風腳蕭蕭草有光。黃蝶不知懷古恨，故將金粉賽斜陽。（吳錫麒〈八月十四日……丁氏野園〉）<sup>92</sup>

端居懷古人，撫卷有深感。（劉揆〈荒園〉）<sup>93</sup>

這三首詩都在面對園林荒廢的景象情境時，直接抒詠出懷古的情意：王先謙說他懷古之情深厚，吳錫麒甚至說懷古之情已衍生為強烈的憾恨，而劉揆則明確地將懷古之情投聚在古人身上。懷古一般看來似乎是懷想古事，其實潛在的意識應是懷想古人與古人的境遇，因為古人的際遇與不可逃遁的命定（消逝），才是詩人產生切身之感、心有戚戚焉的重要情感焦點。所以「尋巢燕到今無主，只呢喃孤語，拼教春去」<sup>94</sup>這一類主人不再、景物依舊的作品最能引發人深深的感慨。

懷古詩最典型的書寫手法是「常／變」的對比，而廢園軟體書寫中的懷古主題也一樣採用這樣的典型手法：

借問主人誰，何年此間住。荒月與頽陽，無言自來去。（趙允懷〈滄州東去十五里臨河廢園〉）<sup>95</sup>

當時深貯，娘名御史，妾號尚書；而今但有空池飛燕，破瓦奔狐。（厲鶚〈人月圓·長安某氏廢園〉）<sup>96</sup>

金谷殘暉暗小橋，石家誰復舞纖腰。絲牽百丈潮平落，竹記題名粉未消。（黎士弘〈過真州題鄭氏舊園〉）<sup>97</sup>

敗瓦頽垣蝕蘚斑，一湖秋水尚潺湲。當年殿角玲瓏石，移入豪家作假山。（黎庶蕃〈王府園〉）<sup>98</sup>

91 王先謙，《虛受堂詩存》，卷12，冊682，頁1513。

92 吳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11，冊1468，頁477。

93 劉揆，《玩草園詩鈔》，無卷數，冊156，頁29。

94 吳錫麒，〈賀聖朝·過廢園有感〉，《有正味齋詞續集》，卷4，冊1725，頁482。

95 趙允懷，《小松石齋詩集》（清光緒15年重刊本），卷4，冊4，頁10。

96 厲鶚，《樊榭山房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卷10，冊84，頁205。

97 黎士弘，《託素齋詩集》，卷4，冊223，頁529。

98 原題下有注云：「前明中山王徐達第，今已廢。」黎庶蕃，《椒園詩鈔》，卷2，冊45，頁494。

一畝荒園半畝池，居人猶唱阮家詞。……城隅指點烏衣巷，只有南朝燕子知。（蔣士銓〈過百子山樵舊宅〉）<sup>99</sup>

這五首詩都關注廢園過去與現在的異與同。前三首直接點明人事與自然景物的對比：在人事方面，過去的園主不復存在，甚至已不知是誰了；當年金屋深貯、百般受寵的美人嬌妾亦消逝無蹤，而歌舞宴樂的活動也隨之煙消雲散——一切的人事在迅速的遷變。但在自然景物方面，荒月頽陽、空池飛燕、殘暉小橋等卻是自昔至今依然留存——自然景物穿越時流，久存於世。這就開展出了常與變的對比。後兩首詩雖然未點出人事的變化，但是仍然以敗瓦頽垣與荒園、烏衣巷暗示人事的變遷，而以湖水潺湲、南朝燕子的長存來對比。如此看來，這些廢園詩文其實也是典型的懷古詩文。<sup>100</sup>

### （三）廢園懷古的結構特色

然而在一般懷古詩的常與變的對比中，最典型的意象結構是「自然（常）／人事（變）」。其中自然（常）的意象多半是日（夕陽）、月、山、河（潮）、（野）草、花、啼鳥（燕）等，這些代表恆長存在的自然意象完全是自然而生、不需絲毫人力的加入便輕鬆自在地永存人間。在他們的面前，一切的人為造作、一切的繁華鼎盛都顯得渺小脆弱而短暫無常。但是在廢園的懷古書寫中，雖然也有「自然（常）／人事（變）」的對比，但最主要的意象對比結構卻是「人造物／人事」，其中的人造物即是園林中殘存的景物，如引詩中的空池、破瓦、小橋、題名、敗瓦殘垣、山石等。這些景物雖然已經空破敗殘，移入他園，雖然在不可預知的將來也可能消逝無蹤，並非永恆的存在者，但是比起擁園遊園的人而言，卻是較持久的存在；至少在詩人寫詩時，這些人造物確實仍存在，而主人遊客卻已杳無所知了。連人類創造出來的人造物都比人類自己更長久存在，那麼在這樣的對比結構中就更加突顯出人與人事的短暫性與脆弱性。

於是懷古作品的對比結構就開展出這樣的層次來：「自然／人造物／人事」。在此結構中，自然恆長存在，人事短暫脆弱，兩者是兩極化對比。但是人造物在與自然對比時，它是人事活動的產物，是人事興衰的指標；但是與人事對比時，卻又是兀自長在的無情者，較諸人事更能久存。由於一般懷古詩中的人造物可以經由不斷更替的人類不斷地維修而繼續保持，所以人造物就較著重於與人事形成對比，如劉禹錫〈金陵五題〉「潮打空城寂寞回」、「舊時王

<sup>99</sup> 蔣士銓，《忠雅堂集校箋》，卷18，戊子下，冊2，頁1257。

<sup>100</sup> 關於懷古詩的典型內涵精神與意象結構等問題，請參閱侯迺慧，〈唐代懷古詩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3期（2000），頁35-58。

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吳國都城雖已變成空城，王謝家第雖已變成平常百姓家，但是城與屋依舊是城與屋，歷史洪流中的人們在不同的時間點修復它們，它們也就能屹立在人世，而與消散的人事形成對比。但是園林不同。園林是園林主人個人人格、品味、心靈境界的展現；園林需要園主的藝術化對待與交流；園林需要園主個性化的照顧養護，所以園林的興廢完全依附於園林主人的盛衰。所以廢園的懷古書寫中，雖然敗瓦頹牆與人事仍然具有對比意義，但是就詩人的情感而言，卻是在敗瓦頹牆這些破敗的人造物中閱讀人事消亡，感受消索寂寞之情。也就是廢園懷古中的人造物較傾向於代表人事活動，而一般懷古詩中則較傾向於與自然同類。因此我們可以了解一般懷古詩與廢園懷古的結構元素雖大抵相同，但結構的比重與其所蘊具的情感卻不盡相同：一般懷古詩是「自然、人造物 / 人事」；廢園懷古則是「自然 / 人造物、人事」。

對應於前一節所討論的廢園硬體書寫的內容來看，園林景觀當中，越是自然構成的要素越能超越時間的沖汰而屹立長存，甚至益加茁壯繁茂（如花木）；越是人力造設的要素就越容易隨著人事而消亡敗廢（如建築）。這樣的硬體反省也更加印證了廢園軟體書寫中人造物與人事趨於同體同際遇而與自然物形成對比的情感結構。

## 五、廢園懷古的哲悟與反省

和一般懷古詩一樣，廢園懷古主題的詩文情調也多半呈現出感傷惆悵、落寞蕭瑟，甚至還有更強烈的憾恨之情。但是除了情意性的感發之外，懷古詩也對生命的本質有所反省與領悟，這樣的內容在廢園懷古的主題中有更為強烈的表現。

首先是：

是物有盛衰，經營費雨露。……主人登臨罷，花樹託緇素。……憑闌念水流，今古等朝暮。巍巍銅爵臺，煙雨宅狐兔。（周容〈陽羨吳園〉）<sup>101</sup>

哲嗣移家志已荒，多金築室心還慊。盛衰興廢無百年，看田作園園作田。（洪亮吉〈七月十二夜……泛舟訪青山莊故址……〉）<sup>102</sup>

不見中山王，事業星日朗。名園頓湮沒，賜第亦墟莽。……滄桑俄

101 周容，《春酒堂詩存》，卷1，冊153，頁188。

102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附鮎軒詩卷》，卷8，冊87，頁487。

變遷，成敗一俯仰。（黎庶蕃〈寄題胡煦齋愚園〉）<sup>103</sup>

周容直接點出：園林有盛衰。所以不論主人多麼費心費力地經營，有一天主人終會罷登臨，而名園也將成爲廢園。沒有誰能逃過消逝於世的命運，那麼也沒有哪座園林能逃過盛衰的際遇。有盛有衰是萬物存在的規律，園林當然也不例外。於此，詩人對園林存在的本質有了反省。爲什麼盛衰是園林必然的命運？周容感知到了「水流」存在——時間不停地流逝，所以萬物的存在也就隨著時流而不停地變動，而有盛有衰。當時過境遷之後，再回頭去看興盛與衰敗的變動，會深切地感受到時間的快速、變動的快速，興盛時的景況彷彿昨日所有，所以接著又有了今古等朝暮的感慨。洪亮吉也是感慨盛衰興廢無百年，因爲任何一位熱心園林藝術的園主使園林興盛的時間很難超越他個人的壽命，所以一個園林的興衰不需百年。在興衰交迭出現的軌則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田→園→田→園的演變現象。黎庶蕃更用強烈的文字記述明代中山王名園「頓」湮沒，「頓」不但顯得快速，還有讓人措手不及、無法接受適應的意思。所以他感慨極深地寫出成敗變遷往往在一俯仰之間、在俄瞬之間便已形成了。他們共同地領悟到，在時間不停流動的催促下，園林也無止境地變化，而變化的結果便是興衰改異。

一般懷古詩文也有盛衰興廢的感歎，從繁華易逝、濤盡英雄的歷史演變中感悟生命無常的本質。因爲這些懷古詩文對歷史古蹟懷想的都是歷史記載中著名的事件與人物，充滿了戲劇性，也充滿了被整個大時代籠罩的色彩，所以個人的際遇與作爲當然是渺小無奈的。但是廢園懷古的情況卻自不同，這裡比較無關乎大時代的興亂，也無關乎國家政權的成敗，沒有複雜的歷史因素，僅僅只是單純的一個園林興廢，這一切看來似乎是個人容易掌握的。然而如此單純的一件事卻依然不是個人可以完全把握的，如此一來，廢園懷古的情感其實較諸一般懷古作品更突顯人的渺小無力，也更令人感傷。同時它也從歷史上豪傑英雄名人的感懷，轉移到一般普通擁有園林的文士百姓身上，其感傷的情感更具有普遍性，也更切近於每個人的情感經驗。

當我們對園林興衰變化的軌則有所認知領悟時，對於生命本質的洞徹、對園林營造的態度與人生態度也會發生改變。

首先是由廢園懷古主題的反省而洞徹生命的本質，如：

張氏爲此園幾世矣。當其朞構之始，夫豈不欲遺諸子若孫哉，而卒

103 黎庶蕃，《椒園詩鈔》，卷4，冊45，頁523。

委於予！試觀夫壽籐蔚竹蔓延而蕪穢，孰非向之佳花美卉。……主人之去留無時，而人事之盛衰乘除有數，則予之得此廬也，殆不啻鄭人之夢、蕉鹿遊子之栖旅亭也。雖名之為寓，無不可者。……彼夫富貴皆寓也。……形骸內外皆寓也。（汪琬〈寓廬十咏後序〉）<sup>104</sup>

崑崗烈火精藍盡，何物能為金石堅。人間假合夫何有，差是令名堪不朽。（查慎行〈崑山一名玉峰，周圍二里許，似累石而成者……〉）<sup>105</sup>

戊辰後，乃各散之四方，雖間歲頗有會者，率寥落矣……回憶曩時，愴然而去。豈友朋燕處亦有盛衰之數於其間耶！（姚瑩〈北園讌集詩序〉）<sup>106</sup>

汪琬從園林硬體的變易幻化中領悟到園林主人去留無時，人事盛衰有數，進一步推悟到的便是：人之擁有園林不啻為夢境般虛幻，再往外演繹為富貴虛幻，形骸內外虛幻。則一切人事皆是空幻。至此已近萬法皆空的領悟了。另外，查慎行從吳中一座園林石山的遺留歷史中徹悟到：沒有什麼能如金石般堅固耐久，人間皆是假合所現。這些領悟看似貼切佛教義理，但是因為此處是由人物消亡衰損的結果來呈顯空幻之理，畢竟仍只是停留在現象歸納的層次，仍數第二義，尚未透入緣起性空、因緣假合的層次，還沒有切入萬法存在的本質，故只是貼近空幻義理的領受。然而僅是如此的領受，已是一種生命智慧的啟發，在廢園書寫的悲懷情調中開啓了雋永珍貴意境的明光。

上引詩例第三首裡，姚瑩是由燕集的聚散、人事的無常而領受盛衰之數。不僅物質存在的軌則如此，人的聚合因緣亦復如此。在一片懷舊情意中，此詩序與〈蘭亭集序〉或〈春夜燕從弟桃花園序〉等同樣進入懷古的主題與無常的思考中。但是〈蘭亭序〉等是在燕集當時的鼎盛期推感出懷古悲情，是由人事共通的軌則本質推理出將來人事消亡的悲傷；此序則已然在人事消亡散滅的事實發生之後油然而生的深摯悲傷，是由人事消亡的事實歸結出興衰無常的本質。前者由本質推想未來的現象；後者由已見的現象歸結本質。這裡我們也看出了廢園興盛的背景下對詩序產生的影響。

由廢園懷古主題產生的第二個反省是造園態度與園林風貌方面的反省，如：

104 汪琬，《堯峰文鈔》，卷30，冊1315，頁508-509。

105 題長一百多字，故略錄。見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13，冊1326，頁168-169。

106 姚瑩，《中復堂全集·東溟外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卷1，冊51，頁329。

金谷花凋蔓草生，平泉石散孤雲逝。吳越舊國廣陵王，此地豪華擅一方。辛苦為園逾一世，美人詞客盈高堂。……君家結屋數茅椽，歸來手種南園田。……（陳廷敬〈南園贈彭訪濂〉）<sup>107</sup>

傑構何年起，平臺此地高……登臨吾輩在，空歎昔人勞。（姚瑩〈與方履周家易卿登吳子山月臺故張氏園林也頗有池館木石之勝今為眾姓所居〉）<sup>108</sup>

且吾嘗遊名園而縱觀巨室矣：陂池臺榭窮工極巧，主人乃在數千里之外，十年不得一顧，或再至三至，至荒敗不可收拾；豈若吾園之不勞力而日坐嘯其中乎。（余元遴〈幼園記〉）<sup>109</sup>

對於費時費財且耗損心力地辛苦經營園林的態度，文士們於此頗有悲憫之情。悲憫中隱含有不以為然或嘲諷的意味。悲憫的是辛苦為園而終歸雲散煙消，或僅偶一遊之，一切顯得不值得；不以為然的是付出與所得不成比例，窮工極巧的營造僅得短暫的居遊，一切顯得愚昧可笑；嘲諷的是勞苦營造的結果提供了後人不斷的登臨，變成為他人作嫁的笑話。所以他們共同讚揚簡樸為園的態度。然而傑構巨室、窮工極巧的豪華風格，向來並非中國園林所追求的意境，到了清代卻在皇室園林的帶領下轉趨此風，此處的反省即與清代園林追求的傾向與風氣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清代廢園懷古主題的第二個反省所顯示的意義便是清代園林藝術路向的省思。

清代廢園懷古主題的第三個反省是文人自身生命態度的省思：

古今同一慨，俯仰各相憐。過隙云何駛，安居即是禪。生涯從薄產，貧樂悟真詮。（陳廷敬〈自題午亭山村圖……〉）<sup>110</sup>

滄桑俄變遷，成敗一俯仰。愚園信非愚，養泉復奚養。請從葛天遊，遂以名吾榜。（黎庶蕃〈寄題胡煦齋愚園〉）<sup>111</sup>

六朝法物但傳聞，百畝西園已更變。……輪囷終逐桑田爛，琥珀當

107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7，冊1316，頁93。

108 姚瑩，《中復堂全集·復湘詩集》，卷5，冊53，頁1197-1198。

109 余元遴，《染學齋文集》（清稿本），卷3，未標頁數。

110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20，冊1316，頁305。原題甚長，為〈自題午亭山村圖往年有卜居江南之意撫今追昔因兼寄懷訪濂侍講謹庸宮暫一百韻〉。

111 黎庶蕃，《椒園詩鈔》，卷4，冊45，頁523。

隨海水枯。江山勝處多陳跡，松石同吾誰主客。（蔣士銓〈西園六朝松石歌同高東井作〉）<sup>112</sup>

面牆見遺像，塵土冒冠幘。替人已如斯，過眼真戲劇。蜉蝣笑蝸廬，但為形所役。（蔣士銓〈滄浪亭〉）<sup>113</sup>

豈知榮枯異，美人化黃土。至今雕楹間，猶餘篆香炷。我來拔劍歌，激越梢林莽。側身視青天，白眼弔前古。散髮外形骸，醉語咋同侶。（李調元〈七月廿三日陳六邀同侍御劉乙齋編修劉雲房芮鐵厓檢討張鶴林蕭蘭圃員外孟鷺洲主事姜松亭遊王家園〉）<sup>114</sup>

陳廷敬的反省是：既然古今都同樣在興衰無常中感慨生命的幻化，也都無法逃遁這樣的生命軌則，那麼，消逝幻滅就是每個人無可避免的命定。既是命定，傷懷無用，安居方是智慧。安居，是心的安居，安於薄產，安於貧困，安於一切際遇。這是隨順安然的生命態度，也是真詮智慧。黎庶蕃的反省是：既然世事迅速變遷，滄桑不止，那麼，成敗的分別在一切事過境遷之後也就迅速失去意義，所以不如順其自然，放下一切的分別對待與人為造作，過著逍遙自在、純樸任運的生活。蔣士銓的反省是：六朝松石與江山勝跡穿越時間長河而存留至今，但是六朝人物呢？相較之下，松石景物與人類究竟何者為主、何者為客呢？詩中對此詰問雖然沒有設答，但是明顯擺在眼前的答案該是：人類其實只是過客，無法操控主宰一切。那麼，應該了然於人的渺小，更應該謙卑自牧，隨順造化。他也從滄浪亭的演變與人事消亡中反省到：人類爭競執取的其實是微渺不足道的事物，但為形役，徒增疲殆茫昧。以此發展出的人生態度便是自然順化、恬靜無爭了。李調元則是在人事消亡、世事無常的領受後，激越地抒發他狂放任誕的人生態度，以放下物質形軀的執著來超越無常幻化。凡此，我們了解到，在廢園懷古主題下的人生態度反省，與一般的懷古詩大抵上是一致的，大都是開展出貼近於道家思想的隨順、無為、齊物、逍遙任化情懷，或是佛家安禪定觀的修為態度。

112 蔣士銓，《忠雅堂集校箋》，卷18，戊子下，冊2，頁1256。

113 蔣士銓，《忠雅堂集校箋》，卷22，甲午，冊3，頁1427。

114 李調元，《童山詩集》，卷8，冊72，頁353。

## 六、清人的廢園意識與時間悲劇意識

廢園的遊歷及書寫不僅是清代園林文化與園林文學的一個現象，其影響所及的是，廢園意識深入到園林主人與遊客的內心，滋生出一種預見園林幻化的悲懷與智慧。例如：

當年隨大夫，對山初作屋。……迢迢三十年，重來理花竹。……逝者如斯夫，古今同一局。我後更何人，問山山不告。（袁枚〈隨園雜興〉）<sup>115</sup>

何況迢遙千里外，從古興衰信時會。俄聞玉樹對瓊花，旋見黃埃長蓬艾。冠蓋歌鐘復幾人，繁華富貴百年身。祇應後夜東園月，還照平山羅綺春。（王闓運〈東園引〉）<sup>116</sup>

梧桐老處人顏改，對此安能不盡觴。……算惟一醉得自由，悠悠萬事皆無據。（余元遴〈往鄆山前一日冠山宗叔過幼園就石開樽賞菊〉）<sup>117</sup>

園乃司空段氏所營治，闡爽深密，數年乃成。憑陵它園，為清濟園林之冠。……再數十年後，或如玉川盤谷地，以盧仝李愿傳，殆非所期也。（田雯〈司空園記〉）<sup>118</sup>

閱世煙雲同過眼，惜花風雨總關心。（陳作霖〈後園絕句〉）<sup>119</sup>

袁枚從隨家購得隨園，由於隨園歷史悠久，又有紅樓大觀園的典故，所以袁枚深切地體悟到逝者如斯、古今同局的人類共通的處境。因此他推想到將來有一天他也會消亡，屆時隨園不知又會屬誰所有？但是這樣的疑問沒有誰能給答案。袁枚在自己初擁隨園的開始，便已萌生強烈的幻化意識，預見未來不定的人事變遷，從而愴然懷悲。其他的文人都或在己園（如余元遴的幼園、陳作霖的後園）或在他園（如王闓運在東園、田雯在司空園）尚未荒蕪廢敗之前的遊園詠園活動中，便已悟想萬事無常無據，而預想將來園林荒廢易主的景象。

115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卷6，冊544，頁5。

116 王闓運，《湘綺樓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卷6，冊595，頁239-240。

117 余元遴，《染學齋詩集》（清稿本），卷4，未標頁數。

118 田雯，《古歡堂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9，冊1324，頁309-310。

119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15，冊1569，頁565。

這些詩文都顯露出潛在詩人內心的廢園意識。

這些感悟與預想也許是素日就有的領會，人一旦累積了一些年齡，或認真思考過生命問題，必然會領悟生命無常、歸於幻滅的實相。但是這些領會在日常生活的遇值中，常常會潛埋意識深層，而將心識全然地對應生活情境；只有面對某些特殊的情境或事件時，這種無常幻滅的意識才會被喚引出來成為明意識。通常在園林情境中，或者由於遊賞美景藝境，或者由於宴集應酬，遊者多半感發的是品賞審美的愉悅心情，或是交遊應答的酬酢人情，較少在遊園時感發無常空幻之嘆及廢園預想；尤其正當園林優美鼎盛時。然而正由於園林在有宋以後（明代）大量荒廢的現象產生，更由於清代廢園遊賞之風，使園林興衰法則的洞見及園林懷古情意成為清代園林文學常見的內容，所以在遊賞鼎盛美好的名園時油然生起荒廢意識已成為清代園林文學的一個特殊的表現。而這也意味著，清代文士的無常空幻意識已較諸前代文士更為強烈而深植。

當然另一個可能性是，園林中豐富的物色多半隨著季節更迭而變化，這在園林藝術的造景中也是一個重要的設計內容。多變的物色當然容易興發時間流動之感，接著人事的遷異、懷古的感慨也就會被觸發，所以也可以說，園林情境實為感發懷古情意的重要環境。但是因為中國園林造景季節性變化的設計早從唐代已明顯開始，但是並沒有在唐代的園林文學中看到如此的懷古意識。因此，清代廢園的大量出現、廢園遊賞經驗以及時至清代已累積了漫長的園林歷史等，才是清代園林經驗中廢園意識與幻滅悲情普見的重要原因。我們在清代的園記中，確實可以看到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大量地記載了園林多次易主、荒廢的歷史經過，或者強調園林快速荒滅的事實，如：

來鶴（莊）、蒹葭（莊）早廢；楊園、陳園予幼時尚得見之，亦且頽圯矣；惟青山莊歸張氏加以繕治，稱名勝，然不數年蕩為魁陵糞壤，抑可感也。……憶少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時而園顧三易主矣。……理其廢址，蓋亦幾十年矣。……夫是園之在沈氏以前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侯方域〈鄭氏東園記〉）<sup>120</sup>

其後閱姓凡幾家，敗牖頽垣蓬滿徑。（姚鼐〈張印沙七丈得先職方亦園故址作亦園〉）<sup>121</sup>

厥後踵事非一姓，轉眼變滅隨雲煙。（宋犖〈滄浪亭〉）<sup>122</sup>

120 侯方域，《壯悔堂集·四憶堂詩集》，卷6，冊526，頁6。

121 姚鼐，《惜抱軒全集·詩三》，冊553，頁11。

122 宋犖，《西陂類稿》，卷14，冊1324，頁142。

這些文字把時間高度壓縮，使一座園林幾度更換主人的經過，在短短數句中交代過，讀起來會深深感到人事變換的匆促，以及園林荒廢的快速。作者有意於此顯現出園林的幻化無常，這其實也是一種荒廢意識的作用。

除了荒廢意識之外，清代的園林文學中還常表現出傷老傷逝、聚散無常的時間悲劇意識。傷老的部分如：

看花人老花莫嗔，客鬢曾與花爭春。年華三十事若塵，欲訴舊事無桃根。（洪亮吉〈二十四日侵曉園中看桃作〉）<sup>123</sup>

梧桐老處人顏改，對此安能不進觴。明日辭花入山去，落寞應做風中絮。（余元遴〈往鄆山前一日冠山宗叔過幼園就石開樽賞菊〉）<sup>124</sup>

時光老去深知惜，筆硯愁來漸懶操。同是少年吟嘯地，新霜看上鬢邊毛。（陳恭尹〈邑中同人招飲西山草堂即事〉）<sup>125</sup>

歸隱江南無箇事，晚菘早韭味堪尋。……閉門一任英雄老，烟水茫茫感慨深。（陳作霖〈可園即事〉）<sup>126</sup>

花開花落年年好，祇惜看花人易老。花開三月太匆匆，人到百年終草草。（朱紫貴〈息園看花行〉）<sup>127</sup>

賞花本是樂事，隱逸則應恬靜寧和；可是上引詩文卻充滿了愁慨落寞，因為詩人籠罩在老去的感傷中。像這一類老去悲傷的情意主題，在清代園林文學中頻頻可見。老去，與時間有最密切的關係，因此，像「十年一瞬笑浮生」、「坐閱滄桑五十年」、「忽忽二十載」<sup>128</sup>這樣強烈的時間消逝的悲慨，以及像「知己半榛蕪」、「已覺死生分」、「見說謝公賓從在，幾人洒淚向西州」<sup>129</sup>這樣

123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卷施閣詩》，卷3，冊87，頁218。

124 余元遴，《染學齋詩集》，卷4，未標頁數。

125 陳恭尹，《獨漉堂詩箋·江村集》（臺北：中華書局，1981），頁24。

126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15，冊1569，頁561。

127 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卷6，冊177，頁660。

128 分見郭嵩燾，〈春日小集萱圃〉，《養知書屋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叢書集成三編），卷15，冊45，頁220；查慎行，〈過文與也竹塢草廬〉，《敬業堂詩集》，卷18，冊1326，頁237；蔣士銓，〈宜園與張儀清凌十士昆仲夜話〉，《忠雅堂集校箋》，卷14，乙酉下，頁1025。

129 分見孔繼燦，〈宿琴隱園留贈湯兩生〉，《心鄉往齋集》（1920南林劉氏求恕齋刊本），卷4，頁22；陳玉璣，〈過南池憶昔與汪處嘿同遊悵然有作〉，《學文堂詩集》，卷2，冊155，頁519；彭孫適，〈題柴氏園亭〉，《松桂堂全集》，卷5，冊1317，頁68。

的聚散無常等情意主題，在清代的園林文學中也就隨之頻繁出現。這些充滿滄桑的感慨都寓含著時間的悲劇意識，顯現出以往超越在世俗與生死之外的園林樂園，已經被時間的河流所沖蝕，其為文士所歌頌的超越性已悄悄消退。

正因清代普見的強烈的廢園意識與時間悲情，致使園林圖畫與園林記文繼明代之後也在清代頗為普見，因為這是文士們對治園林幻化的主要方法，如：

周君月如工繪事，為先生圖之，為二十景。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朱彝尊〈倦圃圖記〉）<sup>130</sup>

瞻園者，中山王之故府，今方伯永公之官衙也。有平泉之富，梓澤之幽。……嗟乎！過眼須臾，莫非陳跡。知音朋盍，總是前因。非序不足以傳蘭亭，非詩不可以豔金谷。（袁枚〈瞻園小集詩序〉）<sup>131</sup>

猶憶六七歲時，園未毀之日，曾隨太宜人及親串遊焉。……既而秋蛇緣樹，臺已漸傾。……孫君撼懷舊之念，作訪古之圖，千里寄書，屬為之記。（洪亮吉〈青山莊訪古圖記〉）<sup>132</sup>

既為遷客，彌思昔園。乃託畫圖，記其興廢。（王闓運〈影山草堂銘〉）<sup>133</sup>

樂安廷尉新齋先生志託煙霞，有懷未遂，圖為想園，聊以寄意也。坦夫復作想想園圖（序）。……金谷樓空，玉津園廢，恨滿銅駝……（吳綺〈想想園為坦夫題、有序〉）<sup>134</sup>

朱彝尊從前代園亭的流傳經驗中體認到園林之勝必須藉人以傳。所謂的藉人以傳當然不是藉由人的存在與述說來見證園林盛況，而是指藉由人的文字書畫作品來通過時間長河而流傳下來。其中尤以圖繪之工巧者可以流傳更為久遠。這樣的歷史認知當然符合事實，今日我們仍可透過園林圖畫見到唐宋以下的園林面貌。然而這樣的體認前提隱含著園林必將荒廢幻滅的認知。基於這荒園意識，

130 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66，冊1318，頁394-395。

131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小山倉房外集》（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卷3，冊547，頁6-7。

132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更生齋文乙集》，卷3，冊87，頁562-563。

133 王闓運，《湘綺樓文集》，卷4，冊594，頁295。

134 吳綺，《林蕙堂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5，冊1314，頁740。

所以在園林尚存之時，便已廣為書寫園林詩文、繪畫園林圖畫，並且寫下園記、圖記，為將來的園林幻化預作彌補。特具園林幻化意識的袁枚在瞻園小集詩序中也特別強調藉由詩文來流傳園林盛況。洪亮吉與王闓運的圖記與銘文則記載了，在園林已經幻化荒廢之後，仍然透過圖畫的形式將記憶中的園林面貌記錄下來。這樣雖然可能較之園林尚在時便已畫成者失真，但畢竟仍是彌補園林幻化的一種方法。而吳綺則是在園林幻化的強烈意識下，認為新齋先生的紙上園林（指想想園圖）較真實的園林更持久，不必承受荒廢之苦。諸如此類都證明清代文士心中的廢園意識強烈，從而也繼承了明代圖畫園林的興盛風氣。而在園林詩文方面，早期的園林詩文著重在書寫園林主人的襟懷與遊園者的心境和園林情境之間的呼應，多為人的襟懷與境界的表現。然在明代開始，園林詩文則轉出更多為園林荒廢幻化而留下永久見證的書寫動機，足可證明，明清兩代文士的園林經驗中，充滿了預見園林荒廢幻化的意識。這是時代的產物，也是物理法則運行下的產物。

## 七、結論：清代廢園書寫的本質意義與歷史意義

綜合本文所論，我們可以從清代的廢園書寫中發現，清代文士們在已然荒廢的園林中，除了觀賞遊憩、感懷人事等情意性活動之外，同時也生發許多理性的反省與思維。這些書寫內容寓含了許多值得深思的意義，可大略歸納為本質意義與歷史意義。所謂本質意義是指園林的本質，所謂的歷史意義是指園林發展的歷史。本節主要集中在本質意義的闡述議論，當這些本質意義闡論清楚後，歷史意義很自然就呈現出來了。

### （一）本質意義之一：具有統攝性的第六要素——人

一般定義下的園林，應該具備的實用功能包括：可居、可遊、可賞、可憩。<sup>135</sup>從這個面向來看，廢園的建築物或者因為傢俱已空，或者因為門窗破損，甚或因為傾頽全毀，所以無法提供長期居住的功能。但因有樹蔭、平臺、倚欄、臥石、破損的亭榭等處，所以仍然可以提供休憩。也因花木的蓊鬱蒼古，水石的粗具原貌，所以個別存在的優美景觀仍能吸引遊客前往觀賞，可賞的功能尚在。同時因為園林動線與園林整體的佈局息息相關，而在歲月侵蝕下，敗壞的往往是個別的景物，景與景之間的相對空間關係並沒有改變，所以廢園中的動線大

<sup>135</sup> 居指的是長期安歇居住；憩指的是臨時短暫的休息；賞指的是優美景觀的欣賞；遊指的是引人入勝的趣味動線的遊走。

抵仍能保持造園之初的面貌，因此可遊的功能也大致具備。總地從功能來看，廢園與初始新園或鼎盛時期最大的差異在於「可居」功能的有無，而可遊、可賞、可憩的功能大抵上是差略相似的。

可居功能的有無，對一座園林而言究竟具含什麼樣的意義呢？

首先，同樣具有五大要素（花木、山石、水景、建築、佈局）的兩座園林，其中一座可居可憩、可遊可賞，這是典型的私家園林；一座可遊可賞、可憩卻不可居，這似是公共園林。一般說來，公共園林雖然具有完備的建築，或也偶而提供遊客住宿，但是並沒有一位長期居住其中的主人，也沒有私人隱密的空間，所以公共園林與私人園林的重要差異即在可居功能。而廢園可遊可賞可憩卻無法提供長住，正近似於公共園林。同時，因為廢園無人居住，在可觸及的範圍內，看不到一個所有權人駐守，也就欠缺了歸屬權的標示。所以人們不需主人的邀約，不需申請懇求主人的准許，就可以自由來去，可以自由參觀遊賞。從這兩個面向來看，可以發現，廢園的特質其實與公共園林非常相似。應該可以某種程度地說明，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遊人前去遊賞廢園，為什麼會有為數不少的廢園作品了。

由此反觀私人園林，除了鮮明的所有權標示之外，發揮長期居住功能、<sup>136</sup>提供私密的生活空間是極其重要的特質。有人長期居住，就有清理、修繕、管理活動在進行，就有炊煮等生活日常的內容，這都能讓園林持續地鮮活著。私密的生活空間讓人可以安心、放鬆；長期居住讓人可以安定、有歸宿感。也就是說，私家園林對園林主人而言，更深切的功能是「家」的特質。因為是安心放鬆、安頓歸宿的所在，因此願意耗費心思財力和時間來經營它。所以，對私家園林而言，可居的功能以及有主人長期居住的事實，是一座私家園林真正鮮活存在的重要指標。

園林荒廢固然令人嘆惋，但卻不是廢園書寫真正關注的焦點。儘管廢園書寫中花費很多筆墨描寫園林荒廢破敗的景象，也極力捕捉廢園淒清荒涼的氛圍，但這些物象或境質的衰損壞滅，都不是廢園文學的情感所在；頂多只是情感投射的對象。從廢園文學中的情感主題都集中在懷人、懷古以及推悟出的哲理來看，這些作品真正關注的仍是「人」——以園林主人為核心、間或環繞了盛遊時的賓客遊人。雖然在這些詩文中，很少直接實筆摹寫園林主人，但是在今昔對比的描寫中，明顯地流露出「人事全非」的感傷，情感的焦點其實是隱

---

136 清代廢園書寫中有極少數（約有三個作品）的投宿廢園之作，皆為暫時性的借宿，沒有定居生活中的日常活動，也沒有長期居住的修繕與管理問題，更不會讓園林持續地鮮活起來。

藏在文字背後的園林主人。所以文士們嘆惋的與其說是園林造設的荒廢破敗，不如說園林主人消亡變異才是讓文士們觸動內心深處悲傷的原因。畢竟園林的存在本是為人而造設的。

雖然在哲理領悟上，文士們從廢園遊歷中了悟園林比園主更為長存，有人不如園的感受；但是在情意的感發上，卻是人比園重要。一座園林保持得再恆久，養護得再勝美華麗，一旦失去了賞遊居憩的主人，便失去了鮮活存在的生命力。

綜合上論長期居住的功能與此論園林情感的重點來看，清代廢園書寫所反映出的重要意義便是：園林定義的五大要素中雖然沒有「人」這個要素，但是缺少了人，園林便失去存在的意義，便失去了鮮活存在的生命力。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人，是園林的第六要素，是具有統攝性（統攝前五要素）的一個要素。

## （二）本質意義之二：從超拔仙逸掉落凡間

清代的園林文學中，如上所論，出現強烈的荒廢意識與濃郁的傷老傷逝／聚散無常等時間悲劇意識。這些荒廢意識與時間悲劇意識，和傳統園林文學所特有的超越性、出世性實為天壤之別。傳統園林文學中那份超拔出世、不染人間煙塵的仙逸之氣，到了清代園林文學中，已完完全全地墜落凡間，掉陷進不可遁逃也無法自我宰制的生死網羅中；園林文學的作者也不得不正視現實人世的生死變異與聚散興滅。

中國園林造設發展的歷史，始終與仙境嚮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神話傳說中的黃帝懸圃，歷經秦始皇與漢宮苑囿的仙山仙島，到唐宋元明文人園的強調隱逸超拔，在在都將園林定位為超越人世束縛、逍遙自在的樂園仙境，世俗的煩惱困限完全不會侵擾此地。<sup>137</sup>對人而言，在這渾然忘我、逍遙自得的超逸樂園裡，時間所造成的無常變異與生滅幻化是不存在的。至少在傳統的園林文學中，並不關切這些問題，這些世俗的煩惱進入他們的意識中。但在清代，大量廢園出現的事實與遊賞廢園的經驗，致使一般園林文學中也強烈地呈現出荒廢意識與時間悲劇意識。至此，傳統文人所標榜超越凡俗的園林特性已崩解，園林終究逃不出成住壞空的生滅法則，從樂園變成廢墟，從仙境墮為凡塵。

## （三）歷史意義：園林的沒落

137 關於中國古典園林的樂園象徵與仙島比擬，其源流與發展歷史可參閱：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第一章與第六章（臺北：東大圖書，1991）。及〈明

人，既然是園林的具有統攝性的第六要素，當人們發現園主或園客只是園林中匆匆數十年的過客，當人們心中充滿了預想園林將會迅速荒廢的意識時，是否願意再像之前那樣地熱衷於傾財傾力來造園？是否願意耗損心思與長久的時間來造一座精美的園林？紙上園林的出現，是否意味著對園林發展的悖反？因此，清代的廢園遊憩與廢園書寫，似乎可以提供我們關於中國園林沒落原因的一點啟發。<sup>138</sup>

另外，從樂園仙境掉落到世俗凡間，是否使園林在文士心中的超越性意義與崇高神聖的地位頓然消泯了？是否也使園林在文士的生活中逐漸退失了重要的象徵作用？是否更因而使購築園林的熱情消滅？而使歷時長久的園林風潮也默默地退熄了？

這個面向的意義反省，是否也某種程度地解釋了園林在清代逐漸式微的原因？<sup>139</sup>於此，廢園遊賞之風與廢園書寫的現象，在中國園林發展的歷程中實應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

代園林舟景的文化意涵與治療意義》，《人文集刊》第2期（2004），頁1-40。

138 雖然早在明代多見有園林作品中出現荒廢的認知，但一股積極的對治力量正以園記與園圖的方式在進行，他們藉由具有超越性特質的藝術創作來長存園林。同時遊賞名園佳園的活動也使他們興味盎然地致力於造園，所以園林的興建方興未艾。而且荒廢意識也普見於文人的書寫中。

139 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認為明清時期的私家園林鼎盛時間為嘉慶到乾隆年間，此後，園林的衰沒非常快速。以乾隆年間的揚州園林為例，不下三四十處，真是盛況空前，蔚為大觀。然而為時不過數十年，隨鹽商的衰敗，大多傾圮殘破，早已蕩然不存了。見張家驥，《中國造園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頁153-154。

## 引用書目

- 方 苞，《望溪先生全集·望溪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冊83。
- 方 苞，《望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26。
- 王士禛，《精華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5。
-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臺北：文海，1971，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冊681。
- 王德溥，《養素園詩》，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冊116。
- 王闈運，《湘綺樓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冊595。
- 田 雯，《古歡堂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24。
- 孔繼鑠，《心鄉往齋集》，南林劉氏求恕齋刊本，1920。
- 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冊177。
- 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8。
- 宋 犖，《西陂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23。
- 余元遴，《染學齋文集》，清稿本。
- 余元遴，《染學齋詩集》，清稿本。
- 李湘藻，《蒙岡詩集》，清光緒3年刊本。
- 李調元，《童山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叢書集成新編，冊72。
- 周 容，《春酒堂詩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冊1153。
- 汪 琬，《堯峰文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5。
- 吳 綺，《林蕙堂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4。
- 金學智，《園林美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0。
- 吳錫麒，《有正味齋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

- 冊1468。
- 吳錫麒，《有正味齋詞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冊1725。
- 吳敏樹，《杵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冊1534。
- 姚瑩，《中復堂全集·東溟外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冊51。
- 姚瑩，《中復堂全集·復湘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冊53。
- 姚鼐，《惜抱軒全集·詩二》，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冊553。
- 侯方域，《壯悔堂集·四憶堂詩集》，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冊526。
-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26。
-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冊87。
- 胡天游，《石筍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冊1425。
-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冊544。
-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小山倉房外集》，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冊547。
- 蔣士銓著，邵海春校，李夢生箋，《忠雅堂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徐乾學，《憺園文集》，臺北：漢華出版社，1971，清名家集彙刊。
- 孫星衍，《孫淵如詩文集·冶城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冊88。
- 陳作霖，《可園詩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冊1569。
- 陳玉璣，《學文堂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冊155。
- 陳廷敬，《午亭文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6。
- 陳恭尹，《獨漉堂詩箋·江村集》，臺北：中華書局，1981。
- 郭嵩燾，《養知書屋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叢書集成三編，冊45。
- 張九鉞，《紫峴山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冊1445。
- 張家驥，《中國造園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 萬斯同，《石園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冊155。
- 彭孫遜，《松桂堂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17。
- 管同，《因寄軒文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續修四庫全書，冊1504。
- 劉揆，《玩草園詩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冊156。
- 趙允懷，《小松石齋文集》，清光緒15年重刊本。
- 趙允懷，《小松石齋詩集》，清光緒15年重刊本。
- 劉天華，《園林美學》，臺北：地景企業公司，1992。
- 厲鶚，《樊榭山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28。
- 厲鶚，《樊榭山房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冊84。
- 黎士弘，《託素齋詩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233。
- 黎庶藩，《椒園詩鈔》，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叢書集成三編，冊45。
-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1991。
- 侯迺慧，〈明代園林舟景的文化意涵與治療意義〉，《人文集刊》第2期，2004。
- 侯迺慧，〈唐代懷古詩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3期，2000。
- 侯迺慧，〈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以明人文集的呈現為主〉，《政大中文學報》第4期，2005。
- 曹淑娟，〈園舟與舟園——汪汝謙湖舫身分的轉換與局限〉，《清華學報》36卷1期，2006。

# Reflection on the Gardens and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ritings on Derelict Gardens in the Qing Dynasty

Hou, Nai-huei\*

## Abstract

The Garden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generally follows the content, style and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garden literatur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dding unique modes of expression, among which writings on derelict gardens i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Following the great prosperit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 large corpus of poetry and literary works written on derelict gardens began to appear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undertaken in the derelict gardens often see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derelict gardens were visited.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e physical outlook in derelict garden writings is discussed for a reflection on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garden, nature and humanity. Furthermore, the sentimental themes in these writings are analyzed, and the philosophic theor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me of recalling antiquity are explained. This paper furth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strong derelict consciousness often expressed in the garden literature of the time. Evers when a garden was at peak, the literati often would anticipate its future dilapidation. They took great pains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the gardens and the process of dilapidation, revealing the latent feelings of impermanence and of the derelict consciousness in the literati of the Qing dynasty.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meanings implied by derelict garden writing, including the conscious reflections on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gardens, and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rdens.

**Keywords:** Qing dynasty, gardens, derelict gardens, garden literature, recalling antiquity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